

見女英雜傳



陳仲回先生序

我的好友陶樂勤，也是研究經濟學的；然而也歡喜看看文藝上的東西。自從交易所倒閉，他所主張的信交事業，却已完全失敗，於是他對於經濟學，似乎暫時有些厭倦。這回逢着他，他說：『現在閉了戶，謝絕一切的應酬，平心靜氣的看舊小說，并且加以新式圈點。』我曉得樂勤是個意志堅決的人，他說到那裏，便做到那裏的。昨天，他拿部新式圈點的兒女英雄傳給我看，并說：『你當給他做篇序！』我道：『我又不是什麼名人，怕會損害那書的價值。』他說：『我相信你是個徹底了解我的人，又相信你是個公平不偏的人，你不做了，教我尋那一個去做。』這纔教我不得不答應下來。

我近來的思想，較從前變動了許多。我覺得新的固然很好，舊的也很可以教我戀戀不捨。用新思想去做古文藝，大可表示贊成；拿新眼光去看古文藝，也可表示贊成。只管渴念着新文藝，他的趣味，似乎太偏狹了。好像一個人，他四肢裏的一部份，殘廢了一樣。在這一點，樂勤和我，差不多是一樣的；他所以下工夫去整理舊小說，我所以

贊成他這件事。

這部書的作者，據說是個滿洲人，而且曾做過駐藏大臣；他曾做出這種反抗威權的小說，這是很可以驚異的。書內的紀獻唐，就是年羹堯；十三妹據說也確有其人。他特拿這件事，以發揮懷抱，也許因為這件事可歌可泣，寫出來，何等動人；然而這裏面也含蓄着反抗清庭暴政的意思。他的希望是滿漢平等，所以十三妹會和安公子結婚。滿漢結婚，本有禁例，他寫這樁婚姻，或者可以說是他的希望。

從藝術上講起來，這部小說，很可以當得起寫實派三字的頭銜。據老前輩說，這部書裏的人物，不但確有其人，而且實有其事。他寫安老爺，有安老爺的性格；安公子、十三妹也有安公子、十三妹的性格；……這種性格描寫，不是「飽嘗世故」「靜察人情」，是做不出來的。不過他的形式是舊的，這是年代上的關係。我想安公子和二鳳結婚了，小說便可終止；因為寫得意時的安公子，沒甚趣味，不如割棄了好。

我現在很忙，不能再去讀全部的兒女英雄傳，所以本沒有想說兒女英雄傳的動機。

因為受了樂勤兄的督促，纔從幾已被我忘卻的記憶裏，找出我從前的意見來，胡亂寫些；算是簡序文，也未免太誇大了啊！待到再版出書了，我或者可以再說幾句。

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陳仲回序於上海商報館

胡仲持先生序

在從前各種國語的文學作品中間，兒女英雄傳雖然沒有像紅樓夢，水滸傳，儒林外史那幾部書的偉大，然而也可以算得一部好書。這部書的好處，不是在思想方面，却是在藝術方面。

從思想方面看來，這部書是與現代思想絕不相容的，但也是時代精神的關係。全書的立意，以舊道德爲根據。因此所敘述的情事，不外乎忠孝節義；所描寫的人生觀，不過是知足無貪。安公子與張金鳳何玉鳳中間的情愛，本來正可以有一種細微深密的描寫，可惜作者對於這方面却狠疏略。這種舊小說的普遍弱點，在紅樓夢，水滸傳，儒林外史中間，固然有時也不能免。

這部書的思想，雖然如上所說，似乎陳舊，但是作者的藝術手腕，却極其高妙；這正是那些淺薄的通俗小說不能及的地方。書中除小部分外，大都做的極好。描寫人情世故，真是深切微妙，淋漓盡致。書中的人物，個性都很分明。安龍媒始終是個嬌養慣的

公子，和別個青年，顯然大不相同；此外如安老爺，修福人，何玉鳳，張金鳳，他們的態度和言語，都寫的很能把各人的個性表現出來。這些都不是沒有天才的作者所能辦到的。還有一種冷雋的滑稽情調，在這部書裏時時流露着；這尤其是難能可貴的。

善用方言，也是我對於本書作者欽佩的一端。方言如能採用適當，可以增進文字的流利與優美，所以天才的作家常常喜歡以方言入文。現代如英國文豪吉伯林也是善用方言的作家之一，英國語學家因為他的作品風行於世，也就不得不把他作品中所用的方言，採入辭典裏了。本書的作者生於科學盛行的時代，不但有這樣的毅力，能用當時人所鄙棄的語體做成這部偉大的著作，而且在書中又很適當的採用直隸山東間的土白；遇到寫不出的字，往往代以杜撰的或同音的字。這樣的採用方言，對於作品，固然一無損害，却還可以使文筆顯豁生動。我們讀到兒女英雄傳裏用方言描寫情節敘述對話的地方，對於燕趙間的美人壯士的氣概節操，就會生出一種深切的想像。這也可以證明本書採用方言的適當。再者，方言便是構成國語的元素，我相信兒女英雄傳裏的方言不久定會變

成純粹的國語；所以對於研究國語的人們，兒女英雄傳實在是一部好書。

總而言之，本書的思想，對於現代，果不甚合，然而作者却極有天才；所以本書在文學的藝術方面，還有相當的價值。當目下國語文學正在發展的時期，把這部書整理以後，加了新式圈點刊印出來，實在是一樁有益的事。但是讀者讀這部書時，須得全從研究國語，觀摩描寫的手腕着想，不必拘泥於書中的思想，那纔是讀這部書的適當方法啊！也是讀一切書的適當方法。

胡學志

陶樂勤先生序

在這新文藝勃發時代，像這舊文藝，沒有讀過牠，我們一定以為沒有什麼價值可言。在這新道德主張時代，像這只講舊道德的小說，我們一定認是思想陳腐，使人退化的東西。我起初也這樣想，並且我着了經濟學的魔，對於這小說的東西，認爲要消磨人們的寶貴光陰，讀了牠足以減少社會的生產力；倘使孳孳不倦去做，尤足使社會生產力減少，甚至幾至於無；所以我非常反對牠。近來因爲諸事不順手，一腔與人爲善的熱血，雖得大多數的人們認識和諒解，仍然有一二個認我爲難與共樂；因之我只得自反一番。少時曾經讀過孔孟和詩禮以及各種語錄，本來對之服膺書紳，死心塌地的去實踐；後來受了功利主義的毒，我的思想爲之一變。不過受了舊學的洗禮甚深，一時我仍學不來那輩真實功利家的爾虞我詐，脫不了因率真而致失敗的弊病。目下如語錄等舊書，不在手頭，且因一連作事七年，沒有一天休息過；動極思靜，因而無心往故鄉小圖書館取出來，自致麻煩，所以只得默坐閑思，學所謂『懺悔』罷了。

一日，友人攜一部書來，囑我整理和作序。我說：「我對這東西是沒有胃口的，所以沒有研究過；你要我作序，簡直是造屋請起打桶匠來。」經他再三要求，沒法，我只得對他說：「讓我看一遍再說。」他說：「你看完了，一定要照辦。」道罷竟自去了。我遂趁着閒身體，把本書看了一遍加以整理，覺得內容大合我的脾胃，遂發生了以下的感想。我就把牠寫出來，充作對於本書的序罷！

一，藝術。本書的藝術，在我看來，直無可批評。（一），沒有儻作；（二），沒有肅構；（三），能把社會的現象盡行描出。

二，人物。本書的人物，不如三國，水滸，紅樓夢的多。不過安水心，安龍媒，安太太，舅太太，何玉鳳，張金鳳，鄧九公，程大娘子，褚一官，烏克齋，談爾音，程師爺，幾個人罷了。這主要人物之中，作者的目標，雖在二鳳和龍媒，但我以為不過一個安水心。

三，背景。本書的背景，一定是個政治混亂，功利盛行，正義消滅，階級制嚴，

師道不尊，夫婦無愛的社會。

當時的人們，無非喜歡他人的恭維；願我者友，逆我者仇。所以安水心不恭維談爾音，遂被他參辦賠款。作者要校正那匪誓必報的惡德，所以寫出安水心遇了談爾音在落難唱道情的時候，必然要救他。他不特不認談爾音爲他的仇敵，且認爲是一個恩人；以爲後來娶得二個佳媳，兒子成名，自身閑散，完全由談爾音一參造成。這種闊大胸境，我實在敢拜下風，要奉牠爲圭臬。我想我們待人接物，也應如此。

政治混亂，功利盛行，正義消滅，遂有海馬周三的爲盜；何玉鳳父親因爲不肯把女兒做結納權貴的禮物，而遭陷害；安水心被談爾音參辦。但海馬周三的爲盜，豈是天性使然，亦是挺而走險。所以經安水心一番天理人情的言語，遂都化爲良善農民。從這事看來，教育是不可少的；政治的混亂，卽爲匪盜的種子。所以要匪盜絕跡，非政治清明，教育普及不可。

婚姻的成就，在階級制嚴的時候，必有所謂「門當戶對」的陳話。安何兩家，論起

門戶，也可稱得『當對。』可是當時有滿（安家）漢（何家）不通婚的限制，安水心竟能打破這種階級，甘冒違犯王法的嫌，直可稱是大勇。張金鳳是一個農家女兒，安水心要她爲媳，而不嫌其平民，這是表明他平民思想的豐富。

現在盛倡男女能力平等，教育萬能的學說。本書何玉鳳的武藝，張金鳳的才幹，褚大娘子的辦事，舅太太的依諾，均足顯出女子不讓男子的證據。女子讀了這本書，我想比讀女權論得益較多。

在主張一夫一妻主義時代，這種二妻一妾的婚制，理當排斥。我雖也主張一夫一妻主義，但覺得度量宏大，像二妻一妾，也不傷家庭和氣，反覺有分工的利益。假使生性怪癖，就是一夫一妻，家庭的和睦，也像海中明月。爲什麼緣故呢？因怪癖人的心理，只知有己而不知有人，世故人情，全不了解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；爾我不諒，時生氣惱。社會學者對之常願得一解決良法；以爲簡單家庭，就可了事。其實不然；因爲惟我獨尊的人，苟有相手方，卽爲家庭不睦原因。假使他或她一個人生活，使用的東西，也有

時做他們的仇敵。總而言之，一夫一妻制度確佳；簡單家庭誠好；然而氣量終須宏大，待人接物終須溫和。我們雖不必學一夫二婦一妾的行爲，但玉鳳金鳳和長姐兒的氣度和自遜，我們不可不學。

奉古書爲壓倒人的工具，我們當然反對；然而奉新說爲壓倒人的工具，我們也當反對。一切行爲，須常本諸天理人情。安水心的書獸子，勝不過舅太太；安龍媒的小學究，也勝不過張金鳳。孟子『盡信書不如無書』的說，我們也可以當爲妄信新說的教訓。現今總括一句說：『讀了這書，我們應該學的：（一）度量宏大；（二）作事負責；（三）居心坦白；（四）實行互助；（五）見利思義；（六）見義勇爲；（七）志不可滿；（八）適可而止。』尤宜切戒的是『急功不知退』。因爲這種行爲的結果，是『身敗名裂』『友絕』。

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樂勤序

原序一

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；書契之興，經尚矣。作經非聖人初意也，皆有所爲而作，不得已於言也。故易之作，爲闡天心之微也；書之作，爲觀天道之變也；詩之作，爲通人心之和也；禮之作，爲大人道之防也；春秋之作，爲合天心人事，以誅心維道，使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懼，上紹歷聖作經之心，下開百世作史之例者也。嗣是經變爲史，龍門子長，司馬溫公，晦翁諸人，皆因之。此外代有作者，顧已得失參半。時至五代，世無達人，正史而外，稗史出焉。

稗史，亦史也，其有所爲而作，與不得已於言也，何獨不然？然世之稗史，充棟折軸，愜心貴當者蓋寡，自王新城喜讀說部，其書始浸寢盛；而求其冒少遠，詞近微，文可觀，事足鑑者，亦不過世行之西遊記，水滸傳，金瓶梅，紅樓夢數種。蓋西遊記爲自治之書，邱真人見元門之不競，借釋教以警元門，意在使之明心性，全軀命，本誠正以

立言也。水滸傳，金瓶梅，紅樓夢，同爲治人之書：一則施耐庵見元臣之失臣道，予盜賊以婉朝臣，意在教忠；本平治以立言也；一則王鳳州痛觀之死冤且慘，義圖復仇雪恥，又不得手仇人而刃之，不獲已影射仇家名姓，設爲穢言，投厥所好，更訖其篇頁，思有以中傷之，其苦心苦於臥薪吞炭，——是則意在教孝，本修身以立言也；一則曹雪芹見簪纓鉅族，喬木世臣之不知修德載福，承恩衍慶，託假言以談眞事，意在教之以禮與義，本齊家以立言也；是皆所謂有所爲而作，與不得已於言者也。閒嘗竊計之，願安得有人焉，於「誠正」，「修齊」，「治平」而外，補出「格致」一書，令我先睹爲快哉？繼復熟思之：數書者，雖立旨在「誠正」，「修齊」，「治平」，實託詞於怪力亂神——西遊記其神也，怪也；水滸傳其力也；金瓶梅其亂也；紅樓夢其顯託言情，隱欲彌；——蓋其怪力亂神者也，格局備矣。然則更何從着筆別於「誠正」，「修齊」，「治平」而外，補一「格致」之書哉？用是欽欽在抱者久之。

吾有友一人焉，無他嗜好，但好讀說部，所見且甚夥。吾一日以前說質之，吾友曰

：「有是哉！大學「格致」一章，而今亡矣，誠未易言！然即怪力亂神反面正之，不有所謂曰：「常與德與治與人者」，不又一格局乎？近有燕北閒人所撰正法眼藏五十三參一書，厥旨頗不謬，是特借語近齊東之野，還以質之吾子，子其云何？」吾受而讀之。其書以天道爲綱，以人道爲紀，以性情爲意旨，以兒女英雄爲文章。其言天道也，不作元談；其言人道也，不離庸行；其寫英雄也，務舉英雄本色；其寫兒女也，不及兒女之私，本性爲情，援情入性。有時談詞諧趣，無非借褒彈爲鑒影，而指點迷津；有時名理清言，何異席唱歎於鐸聲，而商量正學？是殆亦有所爲而作，與不得已於言者也！

吾不圖吾無意中，果得於「誠正」，「修齊」，「治平」而外，快觀此「格致」一書也！吾友以爲妄，曰：「子真有嗜癩癖者矣！試卽以子之吾證之。西遊記誠爲「自治」之書，不與餘三書等。餘三書者，水滸傳以橫逆而終於草菅，金瓶梅以斷傷而終於潰敗，紅樓夢以恣縱而終於困窮；是皆託微詞伸莊論，假風月，寓雷霆，其有裨世道人心，良非鮮淺；以視是書之游談掉弄，距足與之上下牀哉！且人不幸而無學鑄經，無禍修

史，退而從事於稗史，亦云陋矣！更假名靈廬，提禪語以文其陋！予以爲每况愈下，但供噴飯也，何「格致」之足云？」吾正告之曰：「君言左矣，是殆不然！夫大學之所謂「格致」者，非僅萍實商羊之謂；謂致吾之知，卽物而窮其理也。人爲萬物之靈，窮理必從人始。彼水滸諸書，以皮裏陽秋爲旨趣，其說理也隱而微；是書以眼前粟布爲文章，其說理也顯而現。修道之謂教，與其隱教以不善降殃爲背面敷衍，曷若顯教以作善降祥，爲當頭喝棒乎？且如西遊記，水滸傳，金瓶梅亦幸遇悟一子，華歆，竹坡諸人，讀而批之。中人以下，適獲領解耳。紅樓夢至今不得其人一批，世遂多信爲談情，乃致誤人不少。何況怪力亂神，聖人不語；忠孝節義，萬古同歸：以是爲遊談，——遊談何害？且如太史公，良史也，不諱揮金殺人。孟子：亞聖也，其罕譬也，引人入勝者，立言尤多諛，何有於燕北閒人，而顧斤斤厚彼薄此哉？」吾友聞之，始驢然而笑，慨然以思，默然不語。

嗟乎，近俳近優，都堪惹厭；談空談色，半是宣淫！醒世者恆墮狐禪；說理者輒歸

腐障！自非苦口，可能喚醒痴人；不有婆心，何以繼持名教？至借筆墨而代哭，志亦堪悲！果通呼吸於大空，天應欲泣君真健者，尙一聲長嘯，譜成幾疊清商。僕本恨人，早三歎廢書，洒落滿襟熱淚，（一）爰伸紙削牘而爲之序焉。

雍正閏逢攝提格上己後十日觀鑑我齋甫拜手謹序。